

劇

談

錄

劇 談 錄

〔唐〕康 駢 撰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 上 海

廟 談 錄

〔唐〕康駢撰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86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书号 222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3/8 字数 28,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6) 0.20 元

出版說明

唐康駢撰劇談錄二卷，是屬於唐代傳奇小說類型的作品。內中包含四十餘則故事，大都講述神鬼靈應；也有一小部分係武俠故事；僅寥寥數篇所記似爲真人實事，但這幾篇若當作史料來看，其可靠性是不大的。作者自謂，意在記述『新見異聞』，可知是有意在寫小說。因此本書可以列入唐人傳奇作品之列。四庫總目提要在排次上，將本書歸入宣室志、甘澤謠一類，以示與唐國史補、因話錄等筆記體作品有所區別，也是頗有見地的。

書中有些篇章，富有傳奇特色，題材屢爲後世作家所襲用。潘將軍失珠與田膨郎偷玉枕二則中的三鬟女子與小僕，其身手的矯捷，可與紅線、崑崙奴媲美，故事也曲折可觀。洛中豪士一則，諷刺權貴子弟非煉炭爨飯不食；但遇亂餓了三天，別人送他一杯脫粟飯，就覺得『粟肉之美不如』了。張季弘逢惡新婦一則，寫一個自負武勇的人，想打抱不平，但碰到一個大力的女子，頓時『汗落神駭』，再也不敢誇口。這些故事與人物，在明清人的小說中，會有不斷

的出現。本書的文字，一般是平實的。有的地方採用了當時口語，如管萬敵遇壯士則，壯士說：『乞搭供奉一搭。』又說：『到某搭供奉矣。』曲江則，兩個不同身份的人各說：『喏，即不敢。』都使人如聞其聲。——當然，像這類描寫傳神的地方，在書中也並不多。

書中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是反動的，有關黃巢的幾篇，明顯地暴露了作者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但本書在研究唐代傳奇的發展上，有一定用處，且傳本不多，有關書籍中亦少有選錄，因據劉世珩刻『貴池唐人集』校增本斷句排印，這是本書一個較為完整的本子。

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四月

四庫全書提要

劇談錄二卷。唐康駢撰。王定保據言作唐駢。蓋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駢。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詳孰是。讀書引之皆作駢。疑亦唐志誤也。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詔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蓋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註中。疑爲潘鵠碑字。今本劍俠傳從廣記剽撮此條。譌爲潘鵠碑。遂不可解。知此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贊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案元擢第既非遲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贊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堪如此。其論最當。然碑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偽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劇談錄序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駢。咸通中始隨鄉賦。以薄伎貢於春官。爰及竊名。殆將一紀。其間退黜羈寓。旅平秦甸洛師。新見異聞。常思紀述。或得史官殘事。聚於竹素之間。進趨不遑。未暇編綴。及寇犯天邑。羣歸漁樵。屬江表亂離。亡逸都盡。景福乾寧之際。耦耕於池陽山中。閉關雲林。罕值三益。而又環堵之內。闕于墳典。思欲敘他日之游談。迹先王之軌範。不可得矣。然則平昔之道。本爲於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捨窮愁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人事變更。邈同千載。寂寥堙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粗成前志。所記亦多遺漏。非詳悉者不復敘焉。分爲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既拙。復無雕麗之詞。亦觀小說家流。聊以傳諸好事者。乾寧二年建巳月。池州黃老山白社序。

從明高承寔稽古堂本鈔出。

劇談錄目錄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一
劉平見安祿山魘魅	三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四
御史灘	五
渾令公李西平燕朱泚雲梯	六
潘將軍失珠	七
李鄴侯救竇庭芝	九
續坤蹶馬	一一
龍待詔相笏 丁重相子駙馬附	一二

孟才人善歌·····	二四
袁相雪換金縣令·····	二五
郭鄴見窮鬼·····	二六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二六
狄惟謙請雨·····	二九
王侍中題詩·····	三一
道流相夏侯譙公·····	三三
華山龍移湫·····	三四
田彭郎偷玉枕·····	三五
洛中大水·····	三七
李朱崖知白令公·····	三六
卷下	
劉相國宅·····	三三

李相國宅	三
慈恩寺牡丹	三
管萬敵遇壯士	三
張季弘逢惡新婦	三
玉藥院真人降	三
宰相布施	四〇
崔道樞食井魚	四〇
洛中豪士	四二
鳳翔府舉兵討賊	四四
老君廟畫	四六
白傅乘舟	四七
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四八
韋顥鼻鳴	四九

命相日雨雹

崔沆豆盧瑑

吾

李生見神物遺酒

吾

說方士

吾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寶弘餘撰

吾

含元殿

吾

曲江

吾

眞身

吾

元相國禍李賀

吾

逸文

桑道茂

吾

元稹

吾

裴度

吾

李德裕

吾

劇談錄卷上

唐池州康駢述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毗庶來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書。本不相及。旣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

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尙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靈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覩卿詞學。臨軒屹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歲餘。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迴。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訐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議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遇不顯。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渥豈及於身。是以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學。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原本奉下有言字。今據廣記三百三十二削。之。不窮年壽云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

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劉平執友修道。平。天寶中居於齊魯間。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鐘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鐘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却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

侍郎。之叔也。

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一枯首爲糞壤所沒。

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牕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

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

原本作未知所酬。耶願以驅策。今據廣記三百五十二校改。

邇來凡

有吉凶。先兆胖蠻。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爲度支使。雅知

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

至。相國俄而自歸。內云。

原本作見。今據廣記改。

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相國復坐。鮪

具言歌者儀貌。

原本脫十一字。今據廣記增。

相國怪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

原本作後。今據廣記改。

緋袍。控

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不及矣。

原本作救之不及。今據廣記改。

相國悲惋不已。鮪密言有

一事或可活。

原本作救。今據廣記改。

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

由甚幹事。

原本作所由幹事者。今據廣記改。

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鮪令扶。

原本扶下有策字。今據

廣記。歌者。置於淨室榻上。

原本作前。今據廣記改。

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

戶。且誠

原本作戒。今據廣記改。

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既去。久

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怒目

原本作目怒。今據

廣記乙。

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

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籥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女妓

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

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者引於堦前。背負而出。

纔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邇後相國詢其由。鮪終不盡言。

原本作言盡。今據廣記乙。

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

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

者宿備

原本脫備字。今據廣記一百三十八校補。

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

灘上當有鵝鵝雙

原本作雙鵝鵝。今據廣記乙。

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

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鵝鵝。宴未終。俄有一雙。原本一雙在鵝鵝上。今據類誌校改。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燕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尙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束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酌酒抗詞。拜空祝曰。原本作而祝。脫曰字。今據廣記七十八校改。天道助

順。至聖感神。泚賊包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城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原本作興。今據廣記校改。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燕。逆

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颿駭。煙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輒。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復京國。二公勲